

国学，不是一种“生意”

杜浩

在当今国学热潮下，许许多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各种各样的国学班里，背诵“人之初、性本善”，背诵“赵钱孙李、周吴郑王”，穿汉服、学经典。

对此“国学热”文化现象如何看待？日前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说：“我们原来把国学一脚踩到底，后来又把国学捧上天，其实这都是不对的。中国现在有一种最可怕现象，就是一种热潮一旦出现，马上就会变成生意……现在好多国学班，其实也就是生意。这种泛商业化的现象是致命的。”

国学的文化作用、精神作用，应该像盐一样。一杯水，盐撒进去，看不见，但有滋味有益处，那才是最好的境界。不是说缺盐就给吃盐，不是这么补的。

的确，在国学热中，如今社会上国学包装服务已悄然成为一种新的商机。许多招收小学生、精英人士、管理者的国学班，每人的培训费用都在万元甚至几万元以上……如此不菲的国学班收费，却俨然让厚重、古朴、深邃和博大的国学成了时髦奢侈品。这究竟是“国学热”还是“敛财热”？有些傻傻分不清。



国学，作为一种历史、一种传统、一种文化、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它所蕴藏的经验、智慧和启示，穿越时空伸展至今。我们用它来化解心灵的危机，解释当下的生存困境，救赎迷惘的灵魂。这都是国学的价值。现在的“国学热”，的确拉近了传统和现代的距离，又促使国学焕发着新的生命活力。但一些人对待国学急功近利，忘却了国学的文化目的、精神任务，忘记了国学的教育、学习和传承意义，相反却是看上了国学的商业价值、市场资源。国学，成了一些人获取功利的技术手段，彻底沦为牟利赚钱的工具。

这种功利化、铜臭味十足的“国学”教育，一是有害于公众的文化情怀和历史观的培养，二是伤及中华文化的纯正及其传承，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，很难对自己的文化心怀挚爱与虔诚。如果我们不再深爱、敬重和敬畏自己的文化，再伟大的文化也会名存实亡。

这绝非虚谈，在如今表面“红火”、“热闹”的国学热背后，却是令我们忧虑的文化情形：我们作为国学教育基础的母语教育水平仍很低，远不及上世纪50年代；传统文化知识缺乏普及，经典文化流行“戏说”，历史“俗讲”泛滥……当国学成为“生意”，以文化谋利，我们失去的不止是历史、传统、文化的竞争力，失去的恐怕还有我们民族的精神核心、民族的自信。

神如

中国最美古村

严田：田园上的进士村

洪忠胤

挺拔葱郁的枫香，与茂盛的野藤苦竹一起，交织出万石山翻滚的浓绿，阳光透过叶面星星点点地洒在山径上，清幽、迷离。转过泗灵庵的堂基，下到山脚，石壁陡峭得令人咋舌，仿佛是一面刀斧削斩的



严田村景观

石屏延展开来，高耸、险峻。峭壁上，有的石面被藤蔓缠绕，古意盎然，有的石面字痕若有若无，俨如天书。峭壁尽头接通的石板路，沿着蜿蜒的双溪伸展，连着一座石桥。而隐在绿得浓稠的水口山背后的，便是田园上的进士村——江西严田村。

1000多年前，大唐后裔李德鸾步入万石山时，他看到的应是满目生发的绿的色彩，还有家园的意象。否则，他也不会因避黄巢之乱从歙州黄墩迁浮梁界田，不久再次举家动迁婺源，成了严田的开村始祖。李德鸾是一位文人，骨子里讲究儒家伦理，他以“占得从田之签，以严治家”之意，为村庄取名“严田”。宋真宗时，李家有一位名为李鹏的亲眷，分迁双溪的下游建居，村庄就形成了上、下严田。

渔樵耕读，诗书传家。严田进士村的荣耀，还应从李德鸾说起，他是严田的第一位进士，官至散骑常侍，赠金紫光禄大夫。紧随他光耀门庭的是李士俨、李知己、李远、李炳、李行成、李则参……据《婺源县志·科第》记载，严田村李姓仅在宋代就有24人登进士第。

藏品、资金、人才 缺一不可

近日，作家马伯庸一篇题为《少年 Ma 的奇幻历史漂流之旅》的博文，暗指河北省衡水市的“冀宝斋博物馆”藏品虚假拙劣，引发极大关注。

这一事件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民办博物馆的尴尬处境。中国现在有多少民办博物馆？民办博物馆的发展状况又是如何？

近几年，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，民办企业已成为民间收藏的主力军；民办博物馆如雨后天春笋般兴起，为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。国家虽然支持发展民办博物馆，但是尚未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及配套政策，使得民办博物馆跟国有博物馆地位悬殊，发展不均。

积极效益显著

新世纪以来，随着民间收藏走热，中国民办博物馆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规模上，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。据国家文物局统计，截至2011年底，全国登记注册的民办博物馆有535家，没有登记注册的大致还有1000家左右。535家民办博物馆，占了全国博物馆总量的14.91%。民办博物馆已经成为中国博物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国家文物局在全国博物馆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提出，到2020年，民办博物馆的数量将占博物馆总量的20%。

文物的存在主要分为3种形式，即地下文物、馆藏文物、民间流散文物。前两者由国家保护，但民间流散文物却得不到这样的待遇。自有文玩记录以来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，文物就存在政府与民间收藏两种形式，始终并行，一直延续到今天。

民办博物馆的出现不仅丰富了中国博物馆的品种，给基层百姓带来享受文化教育

的机会，对于民间文物来说更是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。散落于民间的文化、文物资源异常丰富，民办博物馆的创办人恰恰又大多源自草根。与国有博物馆的“正规军”相比，他们经常有机会接触并收集到流失在民间的珍品。这使得民办博物馆成为国有博物馆的有益补充，甚至填补了国有博物馆藏品的一些空白。

北京收藏家协会秘书长魏三纲表示，民办博物馆有很多积极意义。“我们也应该允许一部分文物存在于民间，因为文物的价值是可以转换的。例如‘文革’期间的邮票在当时不算什么，但是拿到今天来就是文物。但这样的文物不会第一时间到达国家手里。”

繁荣背后的尴尬

虽然发展迅速，但与拥有财政拨款、事业编制、场地优惠的国有博物馆相比，民办博物馆不仅身份尴尬，在发展中更是面临诸多困难。业内人士表示，受到外部环境制约和内在环境的局限，目前中国民办博物馆正遭遇“内外交困”的境地。

就外部环境而言，虽然2010年出台的七部委《关于促进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意见》对土地划拨、门票收入、非营利性收入等方面提出了指导性意见，并规定民办博物馆在行业准入、等级评定、人员培训等方面和国有博物馆同等待遇，但是这一全国性的政策在地方却很难落实。

在内部环境方面，民办博物馆普遍存在选题重复、自身造血能力差、学术研究水平不高、人员缺乏等问题。资金紧缺是很多民



北齐青白瓷神牛（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藏品）

办博物馆绕不过去的一道坎。博物馆的公益性决定了其运行管理的开销很大，门票收入只是杯水车薪。这一点，对有国家财政做后盾的国有博物馆不算什么，但民办博物馆往往“压力山大”。特别是在实行博物馆免费开放政策之后，国有博物馆每年有财政拨款支撑，而民办博物馆如果免费开放则没有收入，不免费开放则没有观众，处境尴尬。思想意识的局限、经济条件的窘迫，二者的叠加注定了民办博物馆引不来、留不住人才。因此，不少民办博物馆只能延续着“自己当馆长、儿女做讲解”的家庭作坊式的经营模式。

“要让博物馆运营下去，一是要有藏品，二是要有资金，第三要有人才，缺一不可。”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发起人何戎中坦言，大多数民办博物馆都不能跨越“筹馆容易、维持发展难”的困境。

需要更多的支持

目前中国博物馆的发展已经进入转型期，而民办博物馆作为中国博物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不能单纯追求数量，更要关注它的运行质量，充分发挥其功能。

例如，针对资金短缺、自身造血能力低这个目前经营民办博物馆最大的挑战，除了“前店后厂”的经营模式外，国家应该拿出一部分资金，给予重点支持。民办博物馆同样需要摸清家底，进行资源整合；提高鉴别能力，防止赝品流入，提升专业性和规范性。

有专家表示，民办博物馆虽不反对营利，但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，重点提供的是公共服务。因此，政府有必要在资金政策、业务培训和专业化队伍建设等方面给予扶持。这也有利于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主动进入博物馆领域。同时，国家还应该加大教育和宣传力度，提高公众的参与度，培养全民的欣赏水平，惟此，民办博物馆才真正拥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壤。



紫檀七重檐宝塔（观复博物馆藏品）

（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）



薰（深圳望野博物馆藏品）
汉代“青铜四足朱雀承盘博山式香”

木洞山歌：浓浓乡土味

李汉成

村群众在劳动、生活、爱情中的勤劳、智慧、喜悦、风趣和幽默。

进入新世纪后，木洞山歌又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，歌词的内容既保留了原有表达农民劳动、生活、爱情的词句，又增加了农村移风易俗、学习知识、运用科学、勤劳致富、邻里和睦等新内容。在山歌形式上，也由以前的对歌、盘歌，发展到现在的联唱、重唱、合唱和山歌剧等，赛歌也由过去的个人赛、擂台赛发展到对抗赛、集体赛等多种形态。

木洞人，对表达自己生活劳作又易学易记的木洞山歌情有独钟，山歌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。



木洞山歌表演

每当重大节日，重庆市巴南区的舞台上总可以看见一批老、中、青男女农民带着乐器，穿着具有乡土气息的服装，演唱一首首“木洞山歌”，歌声时而高亢，时而婉转，时而激昂，时而悠扬，变化无穷，吸引了在场数以千计的市民驻足观看。这就是重庆巴南区的木洞山歌。

木洞山歌历史悠久，据清乾隆年间（公元1736年—1795年）刻本的《巴县志》（即现巴南区前身）载：“六月芒种，是月也，薅头秧，旬以后，薅二秧，去莠粮，农歌四闻”。《巴县志》记录了当时的木洞农民在劳作时，就有唱山歌的习惯。

木洞山歌，一开始只是农民在劳动中或工余后唱唱而已，以解除劳动的疲乏和抒发劳动的心情，作为一种自娱自乐、自寻乐趣的形式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特别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以来，当地政府对木洞山歌进行了发掘、继承和发展，把它作为巴渝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使木洞山歌迎来了大发展的良机。

经过重庆市巴南区文化部门搜集整理的木洞山歌的曲调和歌词，已有上千首，其中较为流行的有：被称为庄稼歌的《禾籼》，其曲牌有高音禾籼、平腔禾籼、矮腔禾籼、花腔禾籼；在农事薅秧季节唱的“打薅歌”；秋收季节唱的“打谷赛歌”等。

这些山歌具有明显的巴蜀文化特色和浓郁淳朴的乡土气息，反映了广大农